

林徽因传

最新修订本

畅销十年，好评如潮

全面呈现林徽因
为了爱和信仰，无与伦比的一生

在一穹匀净的澄蓝里，
书写我的惊讶与欢欣，
献出我最热的一滴眼泪，
我的信仰，至诚，和爱的力量。

张清平 著



中华书局

林徽因传

最新修订本

张清平

著

中
华
书
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林徽因传/张清平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6.1
ISBN 978-7-101-10516-2

I.林… II.张… III.林徽因(1904~1955)-传记
IV.K826.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48022 号

书 名 林徽因传(最新修订本)
著 者 张清平
责任编辑 何 龙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张 11 1/8 插页 13 字数 240 千字
印 数 1—20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0516-2
定 价 39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幻

1. 少女	2
2. 远游	8
3. 康桥	18
4. 执手	26
5. 新月	34

第二章 爱

6. 负笈	40
7. 仙侣	56
8. 奠基	69

第三章 暖

9. 西山	84
10. 静院	93
11. 伤逝	107
12. 知交	131
13. 才情	135
14. 君子	143
15. 佛光	155

第四章 乱

16. 狼烟	202
17. 流徙	206

18. 昆明	214
19. 龙泉	221
20. 李庄	233
21. 重逢	256
22. 北归	271
23. 前夜	284

第五章 逝

24. 新天	300
25. 古城	318
26. 夕辉	340
27. 归去	360

幻

第一章

1. 少女

这是杭州蔡官巷林家宅院的最后一进院子，白粉的墙、黛色的瓦围着这个院落，院子里栽有枇杷、海棠。北面三间房子一溜儿排开，宽敞的厅堂两厢，东边是徽因娘的卧室，西边是徽因婶婶的住房。娘和婶婶这会儿都到徽因祖母居住的前院尽媳妇的本分去了，静静的后院里只有徽因。徽因躺在娘的卧室里养病，六岁的徽因出水痘了，按老家福建的说法，叫做出“水珠”。

往常这个时候，徽因正和表姐们一道，在前院的花厅跟着大姑母念书呢。“水珠”会传染，所以大姑母严禁表姐们到后院来看徽因。

徽因盼望有人来后院，不仅是因为病中孤独，像被囚禁似的，还因为她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出“水珠”。徽因喜欢“水珠”这个美丽的名称，她不觉得这是病，她因自己出“水珠”而有了几分骄傲和几分神秘的喜悦。她期盼有人和她分享这份喜悦。

她集中注意力听着各种细碎的声音。那些声音从外院传来，似有似无，显得不十分真切，更让她有一种梦境般的感觉。她觉得过了好长时间，可到底没有等来一个人。

她终于不耐烦了，慢慢地下了床，趿着鞋，走到了房门口。菱形镂花的木门斜斜地向着厅堂开着一扇，徽因扶着门框向外张望。

正当下午时分，厅堂当中的一张八仙桌异常寂寞地立在那里。桌上没有纸笔墨砚，也没有花瓶和插花，倒是每天吃饭时，那上面总是会有咸鱼、酱菜一类极寻常的小菜。可徽因却看呆了。她看到，厅堂的桌子上下映着一片金色的阳光，那阳光泄泄融融地铺开，桌、椅、窗棂，浴

在澄明的光霭中，看上去像是静物图案。徽因不明白，顶寻常的厅堂，在春天阳光的映衬下，怎么会带上这样一种动人的气息。

徽因顺着窗前的椅子爬上了桌子。她望望窗外，院子里粉墙疏影，暗香浮动。她看看身边，桌上有娘梳妆用的镜箱。她拉开镜箱上的一个个小抽屉，一边玩着那抽屉拉手上花篮形状的小铜坠儿，一边听外面脆生生的鸟语。小小六岁女孩的心中，便永远留下了初春那一汪生动恬静的阳光。在这阳光的映衬下，一张孤独的桌子，一角寂寞的厅堂，一只精巧的镜箱，一声清脆的鸟语，还有“水珠”——那小孩子疾病的美丽名字，一起流动成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情绪，久久弥漫在她的心中。

多年以后徽因才明白，这莫可名状的情绪就是诗意。这诗意的阳光伴随着她，映照了她的一生。

林徽因是父亲林长民和母亲何雪媛结婚八年后的第一个孩子。

1904年6月10日，徽因出生于杭州。祖父林孝恂得知孙女出生的消息，喜悦地吟哦着《诗经·大雅》中的诗句：“思齐大任，文王之母。思媚周姜，京室之妇。大姒嗣徽音，则百斯男。”他为孙女起名为徽音。

徽音改名为徽因是三十年代初的事情。当时她经常有作品见诸报刊，而另一位经常写诗的男作者名叫林微音，报纸杂志在刊发他们的作品时，常把俩人的名字搞混。《诗刊》为此还专门发过更正声明。

徽因说：我倒不怕别人把我的作品当成了他的作品，我只怕别人把他的作品当成了我的。从那以后，林徽音遂改名为林徽因。

林徽因原籍福建闽侯。祖父林孝恂字伯颖，为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一直在浙江做官。历任金华、石门、仁和、孝丰

知县和海宁知州。在任期间，他创办了养正书塾、蚕桑职业学堂，是清朝末年创办新学的先驱之一。

林孝恂有五女二男七个孩子，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长男。为了林家子侄辈的教育，林孝恂在杭州家中设立了家塾。家塾分国学与新学两斋，国学延请林纾为主讲，新学延请林白水为主讲。徽因的父亲、叔叔和姑姑们，从小打下了国学深厚的根基，又受到了新学的启蒙。

徽因两岁那年，父亲赴日本留学，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法律。徽因与母亲跟着祖父母生活。

在徽因幼年的记忆里，父亲就是那个成年不在家的人，父亲就是一封封从日本寄回来的信。那些信都是写给祖父母的，信中抨击时弊，谈论政治，抒发抱负；徽因和母亲是父亲在信的末尾一笔带过的一句问候。

徽因四岁了。祖父让她跟着三个表姐，由大姑母发蒙读书。

大姑母常对家人赞叹徽因聪颖灵秀。一起读书的几个姐妹中，数徽因年龄最小、也最贪玩，听讲时看似漫不经心，可每叫她背书时，她总是滔滔成诵，口齿伶俐清晰。

1910年，林长民从早稻田大学毕业。回国后，与同学刘崇佑在家乡福建创办了福州立法政学堂，他担任校长。

1911年，武昌起义爆发。林长民把法政学堂交给别人管理，他奔走于上海、南京、北京等地，到处宣传革命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，他就任临时政府参议院秘书长。他发起组织了“共和建设讨论会”，拥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为领袖，并促其回国。

民国初年，风云际会，各种政治力量乱纷纷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。林长民作为民初立宪派的名人，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共和，反对复辟。张

勋复辟期间，时任国务院参事的林长民支持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，后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司法总长。

随着林长民升迁的脚步，徽因一家由杭州搬到上海，而后迁居北京。

徽因 12 岁了。这两年她个子长得特别快，和小表姐语儿一般高了。家里把她和表姐们一起送进英国教会办的培华女子中学读书。这里的教师都是外籍的，授课全用英语，学校有严格的校规，学生平时住校，星期天才可以回家。

12 岁的徽因姿容秀丽，梳两条细细长长的辫子，笑起来颊上有两个深深的酒窝。她从小多病，看上去有些纤弱，似一株亭亭的嫩柳，纤细柔美，又带有几分青涩。

新学期一开学，学校发下了新校服。培华女中的新校服是量着每个女孩的身材做的，十分可体。星期天，徽因和表姐们相约穿着新校服去照相，那是北京最好的一家照相馆，她们各自照了单人照后，又在一起照了合影。优裕的生活和良好的教养使林家的女孩子个个美丽大方、文雅出众。她们的校服是五四时代女学生装的改良：中式的偏襟立领琵琶扣圆摆上衣，西式的及膝百褶裙，深色丝袜，黑色带襻儿皮鞋，典雅秀丽中又有种洋派。走在大街上，引得行人纷纷驻足。

几个女孩平日在学校并不一个班，星期天凑在一起，唧唧喳喳有说不完的话，她们争先恐后地讲述着学校的趣事，抱怨着学校繁琐的规矩。徽因和表姐们在一起时，是活泼的小妹，可是，只有小表姐语儿知道，徽因其实并不快乐。徽因心里有一个结，那是一个解不开的结。在学校时，徽因盼着回家，可每次回家，她又有说不出的沮丧和压抑。

徽因很小就知道，父亲不喜欢母亲。母亲的心很苦，母亲常常背着

人哭。

徽因的母亲出身于浙江嘉兴一个商人家庭，14岁时嫁给林长民做了二夫人。林长民善诗文，工书法，儒雅风流，才华超群；而徽因母亲却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旧式妇女。从小生长在商人家庭的她既不懂琴棋书画，又不善操持家务，所以，她既得不到丈夫的疼爱，也得不到婆婆的欢心。

她为林长民生了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徽因和小女儿麟趾。林长民对两个女儿疼爱有加，对她却始终十分冷淡。小女儿麟趾因病夭折后，林长民又在上海迎娶了年轻美貌的三夫人程桂林。从此，徽因的母亲就过着被丈夫冷落遗忘的生活。当时徽因母亲才31岁。

徽因唤程桂林为“二娘”，二娘为爹接连生下了几个弟妹。二娘和弟妹们住在前面的大院，徽因和娘住后面的小院。父亲回家后，总是待在前院。前院有弟妹们的欢笑吵闹声，前院还有父亲买给二娘的各式新奇物件。徽因喜欢前院堂屋里的那架自鸣钟。钟上有个小门，到了钟点，小门就会自动打开，从里面跳出一只小鸟，翠绿的羽毛，嫩黄的嘴，小鸟好笑地点着头，几点钟就叫几声。

徽因只要一去前院，回来就会听到母亲的数落。她数落前院，抱怨父亲。她边数落边哭，哭自己命苦，哭死去的温顺的小女儿。每当这时，徽因心里就交织着对父母又爱又怨的复杂感情。她爱父亲，却怨他对母亲冷漠无情；她爱母亲，却恨她在抱怨和嗟叹中使父亲离开得越来越远；她爱那些同父异母的弟妹，却又小心翼翼地怕伤了母亲的心。

这一切在徽因的心灵里，留下了痛苦的记忆，对她的性格形成有久远的影响，也直接影响着她以后的人生选择。

多年以后，林徽因已成为一位颇有名气和影响的女诗人。1937年4月18日，她在《大公报》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，题目是《绣绣》。

小说写了一个凄惨哀婉的故事：乖巧俊秀的女孩儿绣绣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，母亲懦弱无能、狭隘多病，父亲娶了新姨娘又生了小孩子；绣绣整日挣扎在父母亲无穷无尽的争执吵闹之中，挣扎在没有温情、没有怜爱、只有矛盾和仇恨的亲人之间，渐渐因病而死去。

小说最后以绣绣的小朋友“我”的口吻写道：“……那时我对绣绣的父母俩人都恨透了，恨不得要同他们说理，把我所看到各种的情形全盘不平地倾吐出来，叫他们醒悟，乃至于使他们悔过。却始终因自己年纪太小，他们的情形太严重，拿不起力量，懦弱地抑制下来。但是当我咬着牙毒恨他们时，……我悟到此刻在我看去无疑间的两个可憎可恨的人，却是那温柔和平的绣绣的父母。我很明白即使绣绣此刻有点恨着他们，但是缔结在绣绣温婉的心底的，对这俩人到底仍是那不可思议的深爱！……”

虽说这只是一篇虚构的小说，可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少女林徽因的心绪。

1920年，林徽因16岁了。培华女子中学英国贵族式的教育，培养了学生良好的举止和谈吐。徽因美丽聪慧又热情，无论是在同学中还是在家里众多的姊妹中，她都是最被喜爱的女孩。

而这几年，徽因父亲的仕途和抱负却屡屡受挫。

1917年11月，林长民因北洋政府的官场斗争，被迫辞去司法总长一职。这之后，他曾与同道好友汤化龙、蓝公武赴日游历，担任巴黎和会观察员，还曾著述撰文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。

1920年，林长民以“国际联盟中国协会”成员的身份被政府派赴欧洲访问考察，这是一次为时一年半的长旅，林长民决定携女同行。

正是北京的早春时节，虽然阳光明亮，却仍是春寒料峭。这一天，徽因收到了父亲的信，父亲在信中告诉徽因：“……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；第二要汝近在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；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，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。……”

徽因捧着父亲的信读了又读。春风刮得正紧，她生怕突然一阵大风会把信刮走，会把这梦一般的激动和喜悦刮走。她把信紧紧地贴在胸前——到欧洲去，和父亲一起到欧洲去，这是多么让人神往的事啊！她感到眼前那一片初春的阳光明亮得炫目，心中仿佛有鲜花在盛开。

2. 远游

1920年初夏，林徽因伴随父亲来到了欧洲。

两个多月的海上行程，万吨客轮如一叶扁舟，行驶在浩瀚的印度洋上，仿佛永远也到不了岸。浪涛日夜不息地拍打着船舷，徽因一直有一种眩晕的在梦中的感觉。

眩晕中，看天空由紫转蓝，由蓝转灰，看一轮巨大的红日从海水中涌出又落下，看光与影在波涛中追逐嬉戏。起风时，狂暴的大海仿佛要把孤单无助的客轮掀翻、撕裂，人便如羽毛般在船舱里载沉载浮。

上岸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徽因仍然如同行走在船上，看什么都有些飘忽、恍惚。

按照出访计划，林长民带着徽因游历了法国、意大利、瑞士、德国、

比利时的一些城市。

一处处文化名胜，一个个博物馆，还有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家家工厂、报馆，林长民都带着女儿一一走过。16岁的徽因原本对工厂报馆这些地方没有太大兴趣，但林长民却认为，恰恰是这些地方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，可以给中国社会今后的改良作参考，故“不可不观”。

各处景物走马灯似的从眼前流过，各种印象叠加在了一起：巴黎街头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空气，罗马游览胜地绿色松林如波涛般望不到尽头，阿尔卑斯山上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，法兰克福一碧如洗的蓝天上盘旋的鸽群——钟声、鸟鸣、树林、草地组成了和谐的交响，风情万种；遗址、遗迹如珍奇宝石穿成的项链，浪漫多姿；古老而迷人的欧洲像是一幅色泽古黯的织锦，散发着久远的高贵的气息。

游览之外，林长民更多的时间要用于各种应酬。他要出席“国际联盟协会”的会议，要与全国各地的有关人士晤面，他应邀去一些地方做演讲，还要接待许多慕名前来拜望他的当地留学生和华人社团的成员。当他忙于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常常顾不上徽因。徽因有许多时间一个人待在伦敦的寓所里。

徽因的感受是复杂的。她敞开心灵摄取吸收来自这个新世界的印象和知识，纷至沓来的杂驳信息常常使她感到既新奇又疲倦。同时，远离故国，远离同龄伙伴的她又时常感到深深的孤独和无所适从。在父亲频繁外出的时间里，孤零零的她时常想，父亲出去给别人演讲些什么呢？他讲的那些问题有那么重要吗？他怎么根本就不在意近在身旁的女儿呢？

一个人的时候，她更多的是偎在壁炉旁，一本接一本本地阅读英文版

的书刊。此时，她才对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谨严的学风心怀感激。来到英国后，她没有怎么费力就能够自如地与人交流和用英语阅读。

她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，读丁尼生、霍普金斯、勃朗宁的诗，读萧伯纳的剧本。刚开始，她的阅读还带有学习英语的目的，可读着读着，这些书就引领着她进入了一个令她心醉神迷的世界。尽管其中的一些作品她早在国内就看过林琴南的中译本，可如今读过原著，她才知道那些文言的译本是多么蹩脚，简直不能传达原文的情致于万一。徽因天性敏感细腻，文学唤醒了她对生活的种种体验，激起了她强烈的共鸣。

伦敦的天气仿佛永远只有好坏两极。

春夏之际，太阳明媚而艳丽。垂柳柔柔的枝条在风中软软地飘荡，星星点点的野花点缀着青葱绵密的草坪，一切都是那么鲜明的色彩，一切都充满了勃勃的生机。时节，徽因总爱跟着女房东一同外出。

女房东是一位建筑师，徽因常和她一道出去写生、作画。她最爱去的地方是剑桥一带，那里有画不完的各种建筑和景致。徽因拿着一本书，坐在草坪上，四下望去，皇家教堂富丽庄严，皇家学院散发着宁静、幽雅的气息，“三一学院”图书楼上，拜伦雕像风神潇洒地凝视着遥远的天际。

在国内，徽因随着家庭的搬迁，南来北往走过许多地方，出国后跟着父亲也到过一些城市。可只有在这里，在尽情领略了英国剑桥脱尽尘埃的景色后，她才恍然觉察，那无边青青的碧草，潺潺奔涌的流水，窈窕玲珑的睡莲，明艳灿烂的朝晖晚霞，好像可以随着空气、星光一起渗透进人的灵魂。

她想起小时候住在祖父家，看过好多宋元名家的山水画。那时她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些画卷上，总是画着那么雄奇的山川，那豆大的房舍和

米粒大小的人物。如今她懂了，人在自然的怀抱里真是很小，小到只想变成一株草，一朵花，一滴露珠。

在与女房东的交谈中，徽因知道了建筑师与盖房子的人的区别，懂得了建筑与艺术密不可分。以这样的眼光再去回想她在国内国外看过的庙宇和殿堂，果然就对这些建筑有了不同的理解和感受。

从这时起，徽因萌生了对未来事业的朦胧愿望。

1920年9月，徽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伦敦 St.Mary's College（圣玛利学院）学习。

入秋后，伦敦就进入了湿漉漉的雨季。

这是一个阴郁的星期天，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一点儿也没有要停下来迹象。

父亲去瑞士参加“国联”的会议，已经走了几天了。徽因一整天都是一个人待在书房里。她一边看书，一边心神不宁地听着外面的雨声。天渐渐地暗了下来，不知从哪里飘来了煎牛排和咸肉的味道。她感到饿了，来到饭厅，给自己煮了杯牛奶，在面包上薄薄地涂了层黄油，一边吃一边忍不住流泪。饭厅的天花板很高，灯很暗，长方形的大餐桌前只坐着她一个人。硬木的餐椅也很高，她坐在那里两条腿挨不着地，梳着两条细细辫子的身影映在饭厅的墙上，晃晃的，像是阿拉伯神话中的魔鬼巨人。牛奶喝完了，面包却无论如何咽不下去。她抽噎得喘不过气来，她实在太闷了，闷到不能不哭。读了那么多小说的她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。她盼望在这烦闷的、下雨的日子能有点浪漫的事情发生——突然有人叩门，进来一位聪明有趣的年轻人，坐在她的面前听她讲述自己的心事——或者是他们一起坐在楼上书房的壁炉旁，他给她讲故事——她做着所有